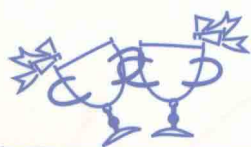


青妍◎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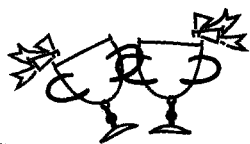


婆媳关系

家有两虎

凤凰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青妍
◎
著



婆媳关系

家有老虎

凤凰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婆媳关系：家有两虎 / 青妍著. —南京：凤凰出版社，
2010.8
ISBN 978-7-80729-849-6
I. ①婆… II. ①青…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35158号

书 名：婆媳关系：家有两虎

著 者：青 妍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出 品：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集团网址：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北京世纪雨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mm 1/16

印 张：17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0年12月第1版 2010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978-7-80729-849-6

定 价：28.00元

（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6）

目 录

001	第一章 冷面婆婆
014	第二章 与姑为媒
026	第三章 平地祸起
038	第四章 婆媳过招
050	第五章 酒吧相遇
061	第六章 姑子发飙
075	第七章 怦然心跳
087	第八章 家有客来
099	第九章 穷凶极恶
111	第十章 海心有孕
122	第十一章 挑拨离间
133	第十二章 飞来横祸
146	第十三章 大打出手
159	第十四章 有仇必报
172	第十五章 真相大白
188	第十六章 亲家对碰
205	第十七章 兵分两路
222	第十八章 亲上加亲
238	第十九章 冤冤相报
254	第二十章 尘埃落定

第一章 冷面婆婆



瞬间，一股温热在海心心中浅浅漾开，一种被称之为幸福的东西迅速溢满楼道，将海心紧紧包裹起来。

“砰。”两双铁筷相击，发出清脆的声音。

瞪了女儿一眼，海心妈收回筷子，说：“海心啊，不是妈故意要跟你过不去，你自己看看这盘菜被你扒拉成了什么样？你若是嫁个条件好的，婚后搬出去单住，我也就不说什么了。可你选择那姓卓的，往后就得和他家人一块过。这坏习惯不改，日后还不得被你婆婆和大姑子给嫌死啊？”

毕海心见老妈又开始借题发挥，扯到她和子凡的婚事上，赶紧三下五除二地吃完饭，溜回自己房间，来了个耳不听为净。

海心爸端起小酒杯，瞥了海心妈一眼。海心妈知道老伴在用眼睛骂她成天尽唠叨这些没用的废话，一顿饭也不让女儿好好吃。

“你知道什么？”她将矛头指向老伴，“你只要一日三餐有酒有肉，就快活赛神仙了！这家里的大小事你什么时候上过心？我辛苦养大的女儿，难道是为了将她嫁到那样的人家里去受罪的吗？”

“受什么罪？子凡哪儿配不上咱海心？生得斯斯文文的不说，工作跟家境都还不错。你真是没事找事，天生的操劳命！”

“你个死老头给我闭嘴！一开口就尽惹人生气。”

只要提起海心的婚事，海心妈就觉得心里堵得慌。她一心想让眉清目秀的女儿给她找个称心如意的金龟婿，这几年海心也不是没接触过条件好的男人，但都被她横挑鼻子竖挑眼地给毙了。海心自己那会儿也不急，反正还年轻，选择机会多，慢慢来吧。于是，海心便由着老妈在她的婚姻大事上指手画脚。

不想这女孩一过二十岁，光阴似乎就变得特别荏苒，一不留神她就被贴上了剩女的标签。就在海心暗暗感叹青春易逝、红颜易老之际，命运将跟她同岁的卓子凡推到了她面前。

卓子凡，普通公务员，斯文儒雅，其父早亡，母亲是退休教师，家中还有一未婚的姐姐。海心妈得知后一口否决，并告诉海心，守寡多年的女人脾气通常古怪，这样的婆婆不好相处。生得肥胖，看似一脸福相的海心妈认为凭自己女儿的条件，再等等不难找到各方面条件比卓子凡好上百倍的男人。

然而，这回海心非但不听她妈的，还铁了心要跟子凡。如今天下做父母的有几个能拗得过儿女？没办法，老太太最后只得让步，可她提出一个条件，让海心的婆婆给他们另买一套房。否则世上男人死绝，她也绝不答应海心嫁给子凡！

海心的婆婆回话说：“家中现在住的房子买下还不到一年，光银行贷款就得还上二十年，再说等女儿出嫁，房子迟早都是儿子媳妇的，没必要另买，而且孤儿寡母也没那个能力。”

海心妈得知后说：“置不起房，就让她儿子打一辈子光棍好了！”

可海心不同意。

让老太太万万没想到的是，女儿竟瞒着她偷偷和子凡拿回了结婚证，气得她卧床三日不起，大骂海心：“你以为这样做你婆婆就会对你感激涕零吗？她只会看轻你，你这是自降身价，还没嫁过去就先矮她儿子一头，



日后她怎么还会看得起你？你还别不爱听，摊上一个孀居的婆婆，本身就已经够戗了，更何况家中还有一个嫁不出去的大姑子，往后的日子有你受的。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人是你自己相中的，往后要过得不好你可别来怨爸妈。”

但不管老太太怎么生气，女儿总归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结婚证都领了，她还能怎么着？所以，该给女儿准备的她还准备，并且一样也没少。

2006年，迎着金秋十月的阳光，海心一脸幸福地挽着子凡踏进了神圣的婚姻殿堂。

海心婆婆史玉梅是个不苟言笑的退休教师，头发常年梳得溜光，绾在脑后。除了夏天，其余时间她总爱在肩上搭条不同款式的披肩，穿着打扮看上去很像三四十年代旧上海的知识女性。

海心头一次上门见到她心里就对她有些敬畏。因为她话不多，不像海心妈一张嘴跟机关枪似的，一天到晚“突突突”响个不停。而且她和你说话时也不怎么瞅你，但当她的目光透过镜片看向你时，只淡淡一瞥，仿佛就能直直看进你心里去。

海心曾问子凡：“你妈是不是特不待见我？连个笑模样也没有，偶尔挤出一丝笑也像是贴上去的，感觉不到一丁点儿温度。”

“别多心，我妈不爱笑，对谁都那样，但我知道她是喜欢你的。”

“是吗？我怎么没感觉到？”

“那你感觉到了什么？”

“我只觉得你妈好厉害，眼神好锐利，看得人浑身不自在。”

子凡呵呵一笑，说：“你读书时肯定是差生，因为只有那些调皮捣蛋的差生才觉得我妈厉害，被瞥一眼才会感到忐忑和不自在。”

“去你的，你才是差生。”

小两口蜜月旅行回来，刚进家门，坐在客厅沙发上勾着花边的史玉梅扫了他们一眼，淡淡问道：“吃过午饭了吗？没吃我现在就去给你们做。”

子凡边换鞋边说：“我在飞机上吃过了。海心没吃，飞机上的食物不对她胃口。”

“那我去给海心炒俩菜。蕊洁中午不在家吃饭，我自己就下点儿面条随便对付了。”

海心本想说声“谢谢妈”，可话出口却变成，“妈您歇着，待会儿我自己来吧。”

出嫁前海心妈一再嘱咐她，嫁到婆家后别犯傻，别为了讨好婆婆什么事都抢着做，因为一旦做了，往后就都是你的事。海心单位里一些婚后跟婆婆同住的姐妹也提前给她打了预防针，千万不要在婆家人面前放下架子，该端着时就得端着点，保持一定距离，让对方雾里看花，这样才能促进安定团结，使婆媳关系得以和睦发展！

海心想，前辈们经过千锤百炼总结出来的婆媳相处宝典必然有其道理，不可不听。但真正嫁过来与婆婆相处时，她又不由自主地想要讨好婆婆。

然而史玉梅似乎并不领情，她瞄瞄海心，不咸不淡地说：“回来这一路上你们也够累的，我去做。”说着就起身去了厨房。

海心打开行李箱，掏出给婆婆买的礼物递给子凡，让他赶紧拿进去给婆婆看看是否喜欢。子凡笑呵呵地伸手在她脑后轻轻拍了拍，说：“妈肯定喜欢，儿媳亲手给她挑的，能不喜欢吗？”

“讨厌，快拿去给妈瞧瞧啦。”

“妈，看看，这是海心给你买的羊毛披肩。海心说十月过后天气就该转凉了，妈原来那些披肩都太薄，光好看不实用。她说妈出去买菜逛街，裹上这羊毛披肩不仅好看，还可以挡寒。”

史玉梅扭头瞅了瞅，说：“搁我房里吧。”

“妈，你喜欢不？”



“喜欢。”

子凡丝毫没察觉出他母亲话里透出的冷淡，兀自兴冲冲地将披肩搭在她肩上，“嗯，这颜色非常适合妈，海心可真会挑东西。”

“行了，一路上又是乘机又是坐车的，你也不嫌累得慌，回你房里好好歇着去。”

子凡依言转身而去。

娶了个老婆回来竟然高兴成这样？

史玉梅扭头瞅着他，眉心微蹙。她倒不是对自己儿子不满，而是对海心说的那番话很不满。什么叫出门买菜裹上可以挡寒？天啊，可真不会说话，到底是小市民出身，难道我就该天天买菜做饭侍候你不成？

她心里这么想着，洗菜的动静不免就大了些……

其实，史玉梅第一次见到眉清目秀的海心时，对海心还较为满意，只是后来得知海心妈反对海心和子凡结婚，她心里就结了疙瘩。因为在她看来，自己儿子是公务员，斯文儒雅不说，还生得仪表不俗。而海心不过是个火车站售票员，虽然两人都是“员”，可此员非彼员，职称、薪水都相差了一大截。

再者，她家是书香世家，而海心出身小市民家庭。她认为海心配子凡属于高攀，要反对也该她反对才是。加上后来海心妈提出又是买房又是办多少桌酒席，她心里就越发不痛快，常在女儿蕊洁跟前嘀咕海心妈贪财，不是嫁女儿而是卖女儿。母女俩就对海心有了厌恶感。

第二天，海心携子凡回了娘家。她将另一条披肩搭在她妈毕玉秋的肩上，将老太太扯到镜子前，笑靥如花地说：“妈，快看看满意不？这是您女婿特地给您买的。他说妈裹上披肩出门买菜时，肩膀就不怕受风寒了。”

“真是那小子给我买的？”

“是啊，但颜色是我挑的，他先前挑的颜色太素。”

“素怕什么？颜色不重要，关键是他有这份心。”

“妈，你还没回答我满不满意？”

“嘿嘿，满意，满意。瞧不出他对我这老太婆还这么上心。”

“那当然，他敢不对我妈上心吗？”海心亲昵地搂着她妈的脖子，露出小女儿的娇憨。

在外度蜜月期间海心打电话回家，她爸说：“你出嫁那天你妈在家直抹泪。”

她问：“妈为什么哭呀？”

她爸笑呵呵地说：“还能为什么？当然是舍不得你这泼出去的水啊！”

“撒手，多大人了还腻在妈怀里，也不知害臊。”毕玉秋掰开海心的手，
“快给妈说说，昨天回来你婆婆对你的态度怎么样？”

“子凡妈对我好着呢，你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哼哼，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你们这才相处几个小时呀。”

“知道早那你干吗还要问？”

“怎么，就不许我随口问问？时间长了她要真对你好，我才放心。”

“妈，再怎么说我婆婆也是一人民教师，素质和觉悟肯定要比一般人高几个档次啦。你就别瞎担心了。”

“啧啧，怪不得老话说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么快就我婆婆上了，叫得真亲热啊。噢，就你婆婆素质觉悟高，敢情你妈就没素质、没觉悟了？”老太太瞪着海心佯怒道。

海心乐了，说道：“妈，我说实话，你可别跟我急。就你这爱唠叨的性子，将来不管海涛娶个什么样的女孩回家，你都一准跟人合不来。”

“我有自知之明，绝不让儿媳妇和我住一块。这儿媳妇能和女儿比吗？自己女儿打打骂骂还是自个儿的，不会和自个儿隔心。儿媳妇别说打了，你就是骂她两句，她背后估计都得咬着牙咒你不得好死！”

“你将来不跟儿媳妇住一块？难道你和我爸有钱给海涛买房？”

“我凭什么要给他买房？他是给过我一分钱还是给我扛回了一座金山银山？有本事他自己买房结婚，买不起房就打一辈子光棍，谁让他瞎折腾来着？”

“只怕到时他真有能力买房，你也不让他搬出去单过。”

“我为什么不让？死东西，唯一的姐姐结婚都不回来，实在太不像话。”

“别怪他，公司尚未步入正轨，要忙的事多着呢。”

海心随她妈姓，弟弟邓海涛则随父姓，他和几个同学在深圳合伙注册了一家广告公司。海心婚礼的前一天，他打来电话，说是公司忙得焦头烂额，实在挤不出时间赶回来参加她的婚礼，在电话里送上一句“新婚快乐”就算完事了。

晚上，老太太做好饭，对海心说：“去，叫你爸和子凡将棋盘收了，赶紧洗手吃饭。”

“好。”海心笑得眉眼弯弯的。因为婚前子凡去她家，老太太从未拿正眼瞧过子凡，也从不叫他名字，更不留他吃饭，每次提起他都是说姓卓的那小子。所以现在海心听老太太叫子凡的名字自然开心不已。

而子凡见岳母对自己露了笑脸，也异常高兴。这把人家闺女一娶，地位果然就呈直线飙升。他一高兴，嘴也跟着变甜了。

“妈，您辛苦了。”

他这声“妈”叫得极其自然，老太太听了心里一暖。

海心一边摆放碗筷，一边拿眼瞟她妈和子凡，心里就跟灌了蜜似的。

落座后，老太太夹起一大筷子菜放进子凡碗里，说：“子凡啊，来，尝尝我做的菜，看看我的手艺合不合你口味。”

“嗯，好吃，比我妈做的好吃。”

“真的？那你多吃点，别客气。”

海心爸见老伴对女婿转变态度，也来了兴致，晃晃酒瓶，乐呵呵地问子凡：“怎么样，要不要来一杯？”

“你自己喝就得了，别带上子凡。”海心妈立即制止。

“没事，妈，我平时不喝酒，也不好这口。但今天是我与海心婚后头一次在家吃饭，就让我陪爸喝一杯吧！一家人围在一桌吃饭不就图个乐呵吗？”

“就是就是，看子凡说得真好！来来，我给你倒上。”

“爸，我自己来，自己来。”

翁婿俩推杯换盏，从三国里的风云人物聊到隋唐英雄，再从隋唐英雄聊到岳飞杨家将，越聊越有兴致，席间气氛好不热闹。海心妈在旁不时偷偷打量子凡，越看越觉得他没从前那般碍眼。相反，举手投足间无不流露出成熟稳重，看得她一脸褶子慢慢舒展开来。

“子凡啊，我家海心年龄也不小了，可她还一点儿不懂事，心地也很单纯。日后要是她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惹你妈和姐姐生气了，你就从中多调和调和。老婆可是要陪你走完一生的人，你平时多包容她一些，别跟她吵架斗气，那样会伤感情的。”

海心妈一边说一边不停地往子凡碗里夹着菜。不管先前她对这家境平凡的姑爷有多不满，但如今女儿都嫁过去了，生米也早做成熟饭，她便想着对女婿好点儿，这样女婿就会投桃报李对自己女儿好。

子凡看看海心，笑道：“妈，您放心。我虽不能给海心大富大贵的生活，但我保证一定不会让她跟着我吃苦受累。我会事事让着她的。”

“那就好，那就好。”老太太喜得眉开眼笑。

“不对不对，毕玉秋你这话说得不对。”海心爸几杯酒下肚，眯起眼，揉着肚皮，乐呵呵地说，“咱俩吵了大半辈子，可感情不但没伤，反而越吵越深。哈哈。”

“你个死老头，才喝几杯就开始耍酒疯？”海心妈瞪了老伴一眼。海心和子凡偷偷相视而笑。

回去的路上，海心发现子凡的情绪前所未有的高涨，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原来男人得到岳父岳母的欢心也会如此兴奋？她抿唇暗笑不已。

当他俩从地铁出来，再转乘公交车回到子凡家所住的那幢大楼里时，在电梯开启的一瞬间，子凡突然扯起她往楼道跑去——

“不是吧，难道你想拉我一起爬楼梯？”海心一脸惊讶地瞪着子凡。谁知子凡却弯下腰，偏头冲她笑道：“小姐，上来吧。”

“你背我上去？你家可不是住二楼，是十二楼啊，疯了吗你？”

“来吧！”子凡不由分说地背起海心就跨上了台阶。

“放我下来，你这疯子。”

上到六楼，子凡喘气有些粗了，海心扭着身子要下来，他不许。他对海心说：“如果不想消耗我的体力就别乱动。”

“你这傻瓜，放着电梯不乘干吗要受这份累？”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知道。”

“记好了，今天是十月十六日，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正好是咱俩现在各自的岁数。咱们就把今天定为特殊纪念日，往后每年的这一天我都要背你回家。”

瞬间，一股温热在海心的心中浅浅漾开，一种被称之为幸福的东西迅速溢满楼道，将她紧紧包裹起来。她静静趴在子凡背上，在他耳畔近乎呢喃地低语着：“子凡。”

“嗯？”

“你说，咱们五十岁那年你还会背着我回家吗？”

“当然。”

“六十岁呢？”

“当然。”

“那七十、八十呢？”

“只要我活……着，每一年……的今天我都会……背你回家！”

“吹牛，就算咱们能活到八十岁，那会儿你也早已变成一糟老头儿了，哪里还背得动我？”

海心眸中盈上一圈迷迷蒙蒙的水雾。

终于迈上最后一级台阶，海心欲下来，子凡坚持要背到家门口才算完成任务。不想史玉梅出来扔垃圾，听见楼道内有动静，扬眸望去，正好看见子凡背着海心转出来。

被婆婆撞上，海心尴尬不已，灰溜溜地从子凡背上下来。子凡也觉得面子上有些挂不住，讪讪地干笑两声，张嘴叫了声：“妈。”

史玉梅淡淡瞥了他们一眼，什么也没说，转身回屋。

“子凡，妈会不会不高兴，会不会对我有看法？”

“说什么呢？妈看咱俩关系好，她高兴还来不及呢。”子凡捏捏海心的鼻子，“别瞎想，进屋吧。”

“妈……什么事都绷着个脸啊！”

和海心家一样，蕊洁也是随她妈姓，叫史蕊洁。她洗完澡出来，推开自己卧室的门，见史玉梅沉着脸坐在她房里。

“不像话，真是太不像话了！”史玉梅将子凡背着海心上楼一事说给蕊洁听后，蕊洁瞪大眼，难以置信地说：“什么，子凡背着她在一楼爬到十二楼？”

“可不是咋的，子凡额头都渗出了一层汗。”

“天哪，一楼到十二楼，子凡他抽的什么风？这毕海心也太过分了吧？她拿咱家子凡当牲口啊？”

蕊洁这话无异于火上浇油，史玉梅的脸更臭了。

“我得说说她去，哪能这么不心疼人？让她自己空手空脚从一楼爬上来试试？又不是什么富家千金，她凭什么这么轻狂欺负人？”

“站住，不许去！难道你想让她知道你妈在背后嚼她舌根不成？再说

了，即便要说，也轮不到你去说她。”

“我为什么不能说她？我是子凡的姐姐，当然有资格说她。噢，不说，难道就由着她这样欺负子凡不成？这样下去，我看用不了多久她就会爬到你头上来作威作福！”

“姐姐算什么？人家现在是两口子，关系不比你近？再者，就算她要欺负你弟弟，那也得子凡甘愿让她欺负。如果让他背着我从下面上来，我看他都未必会有那么大的干劲！”

“妈，你干吗这样说子凡，别人不知道他，咱们还不知道吗？他就是耳根子软，听不得两句好话，一定是毕海心拿糖衣炮弹轰炸他，逼他那么干的！看吧，我早说过，毕海心她妈整个儿就一小市民，这样的家庭能调教出什么好女儿！”

“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当初子凡领她来家时，我瞧着要模样有模样，要身段有身段，看着也挺稳重的，工作也还不错，可谁知……唉，还是你弟弟没用。老话说，娶了媳妇忘了娘，想想这养儿女可真没意思，辛苦养大，却给别人做牛做马。”

“说什么呢，妈，你可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就算子凡娶了媳妇忘了娘，你不是还有我吗？在我心里，妈永远排在第一位，谁也别想取代。”

“别提你，你更是我的一块心病。每次人家在我跟前说起你这二十八岁的老姑娘，我就觉得自己比别人矮了一截。什么时候你嫁了人，什么时候我才能直起腰杆。”

蕊洁不高兴了，“老姑娘怎么了？别说二十八岁，就是三十八岁，没遇上中意的，我也坚决不嫁。宁缺毋滥，我就一辈子守着妈。”

“胡说，难道你想让别人在背后戳脊梁骨，说咱家两个寡婆子啊？”

史玉梅原想和女儿说说话，消消心里的烦闷，不曾想反倒越发添了烦恼。

海心当然不知道婆婆和大姑子在背后说自己，她虽不是出身书香门第

的大家闺秀，但好歹也是小家碧玉。因她妈妈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活，所以海心并不能干，而且还有些娇气，也不善理财，花起钱来总是大手大脚的，隔三差五就买回一大堆没用的东西。和媳妇相处两个月后，史玉梅是越来越看不上海心，时常在蕊洁的耳边嘀咕：“你弟弟娶回这样一个老婆，将来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史玉梅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阴沉。偏偏海心和子凡新婚燕尔，感情又正处于你依我依的甜蜜阶段，彼此眼睛里都只看到对方的一颦一笑。在这家里，他们的亲密无处不在。每天吃完晚饭，两人就窝在自己房里，要么上网，要么看电视，欢快的笑声隐隐约约飘到客厅，就像一根刺扎在史玉梅的心里，搅得她心烦意乱。

“海心，这些都是你最爱吃的。你多吃点，别让你妈说你来我家养瘦了。”子凡知道海心爱吃鸡脖子鸡脚，这天晚饭桌上见她当着自己妈和蕊洁的面不好意思在菜碗里扒拉，他便翻找出来，统统夹进海心的碗里。

子凡的行为让蕊洁很是不快，她瞥了海心一眼，再斜眼看看子凡，说：“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轻狂，这么会献殷勤了？妈将你辛苦养大，还没见你给她夹过一筷子菜。这结了婚到底是不同。你要在你老婆面前献殷勤，我没意见，但你说话做事别只图自己快活，得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什么叫来我们家养瘦了？这要让外人听见，还以为咱妈苛刻了海心。”

“蕊洁，子凡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

海心的话没说完就被蕊洁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只是什么？你说他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说他是什么意思？”

“呃，他，他是……”海心嗫嚅着说不上来，目光闪烁间却瞥见婆婆神态自若地自顾吃着饭，仿佛压根就没听见她们说话。突然间她真切感受到了来自婆婆和蕊洁的敌意。

事后海心告诉子凡：“你妈和你姐对我有看法，她们结成了统一战线，要联合起来对付我呢。”

子凡说：“你别胡思乱想。我姐说话一向就不过大脑，想起一出是一出，你就听一句丢一句吧，别跟她较真！”

海心说：“我倒没想要跟她较真，我犯得着吗？她又不会在这家里长久地待着，迟早不得嫁人啊！”

子凡笑道：“你这样想就对了。其实我姐这人挺好，就是偶尔爱抽风。你别看她快三十的人，实际上就是一小孩脾气，有时跟我妈吵起架来，都能把我妈给气哭。”

海心扯扯嘴角，没再吭声，她不想和子凡再继续这个话题。这阵子婆婆脸色越来越难看，她不是完全没有察觉，只是跟子凡嘀咕时，他总笑着说，如果他妈整天像弥勒佛似的，就不是他妈了，并一再强调他妈从前也是这样不苟言笑，让海心别多心。但蕊洁在饭桌上发飙及婆婆的无动于衷在海心心里结下了小疙瘩，她相信自己的感觉，确信婆婆对自己有了看法。